

古话说,女人看头,男人看脚。这多半是麻衣相法的一种,即看女人的云鬓钗饰。在古代,女人的头饰和男人的冠冕、鞋靴是有等级规定的。比如做妻和做妾的,在头饰上就讲究分寸,妻的发式要在头顶或脑后梳髻,左右插钗簪;妾则多梳偏髻,钗簪也相应地偏插。妻的头饰要比妾的珍奇贵重,因妻是夫的管家婆。表面财权之下,涌动着私情的烦恼。

穿金戴银是一种命,命好之人出生在金粉世家。命不好的人眼望富贵,心生嫉恨。富贵是什么?是体面,是拥有富足的欢笑时尽显出来的张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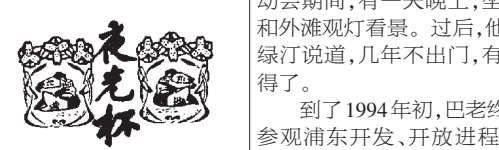
我的一位收藏银饰品的朋友,每周没有别的事情我都会去看他的藏品,他抱着暖手的银炉坐在家门前,每一次看见他都希望他是一位买卖人。



周锐是儿童文学创作的劳动模范。在他还在当水手的时候我就认识他。我一直关注他的童话创作。当时,他在上海的年轻童话作家中是出色的。我三十五年前在日本学术杂志上发表的《中国童话四十年》介绍了他。多年之后,他开始创作京剧儿童小说,同时画京剧人物画,起初我以为他是一时玩玩而已,想不到,他一头钻了进去,一写就写了十多本京剧儿童小说,成了海派儿童文学的一道风景线。去年书展,我参加了他的京剧儿童小说研讨会。最近,我又收到一套四卷本的《当京剧遇见三国》,眼前一亮,我为他的新作欣喜。我觉得这套绘本比京剧儿童小说更受小读者欢迎。

为什么这样说呢?

其一,中国戏曲是一种变形艺术,符合孩子的审美心理。我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《上海戏剧》曾发表过一篇理论文章《我看中国戏曲与意识流小说》,那时正是意识流小说热。我在文章中论证了这两者之间意识流动的同异表现手段。阐述了中国戏曲的意识流动塑造人物的特殊表现力,远在意识流小说之上。中国戏曲依靠人物唱念做打的意识外射流动构建的变形艺术,其夸张、荒诞、象征、隐喻的境界是心理意识流小说无法达到的。而且戏曲舞台的布幕、道具、人物行动



银是一缕月光白

葛水平

元代较短,存世器物也不多。但明清时金银器的制作手艺可说是登峰造极。想想,民间有多少怀揣绝艺之人,他们与氤氲生香的日子联系在一起,最终化在那霓裳羽衣的繁华幻影中。如同古埃及的金器与镶嵌首饰、古波斯的彩釉宫墙,所有达到的辉煌高度似乎后人永难企及,即使“经典”也唯有对其折腰。

当艺术成为艺术大师们的特权时,千百年来,无名的工匠多如繁星,他们用珍贵或微贱的材料阐释着对美的理解,生活只有借助他们之手,艺术才始终是流动的,并且被延展到日常的生活当中。

生活是艺术吐纳舒展的好去处。

金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比银特殊,也贵气十足,甚至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,甚至波及日常生活用语的使用,说承诺称“金口玉言”,不可改变的原则称“金科玉律”,时间宝贵称“一刻千金”,坚不可摧叫“固若金汤”,称伶俐男孩是“金童”,出身命好的女孩为“金枝”,糜烂的生活是“纸醉金迷”,人由坏向好的转变称作“浪子回头金不换”。我们现在社会上有许多叫“一诺”的女孩,连缀着的深远是“春宵”一刻值“千金”。



京剧绘本与孩子

张锦江

等等,已远非原来现实生活的具象,具有表意与象征。譬如说,挥水旗表示海浪,举布城表示进城,以旗当车,以帐代轿,八个龙套代表十万大军,等等。这种变形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,所有的变形都被纳入艺术程式中,单单京剧脸谱就有十四种之多,每个脸谱都有固定性格和品行含义,脸谱人物是典型的变形模式化,当然不是现实生活,至于京剧角色生、旦、净、丑四大行当也在变形中固化。京剧的变形艺术与儿童的审美心态、审美情绪、审美趣味是那么高度吻合,因而更易为孩子接受。

其二,作者对自己的绘本画法又作了一次戏曲人物与环境的更大变形,使绘本的变形达到了更有趣、更滑稽、更好玩、更幽默、更富活力与生命动感。

作者完全不按常规的绘画技巧来呈现形象,而是按自己的想象、幻觉来勾画绘本中的人物形象。使人物非常规化、非固化式,突出其鲜明的特点,这就是周锐式的儿童戏剧画。

其三,京剧走进民间的四种表演形式呈现,对于孩子来说,不同场景、不同风情的京剧知识传播有着新鲜的吸引力,他们知道了什么是水路戏班、什么是乡村戏台戏,什么是托偶戏,什么是戏园子戏。通过绘本画,让孩子有身临其境之感,在陌生感中得到认知的满足。

其四,选取的三国中四场折子戏都有其特别内涵,《群英会》是斗智斗勇;《千里走单骑》是关羽的忠义威武;《三顾茅庐》是求贤若渴;《空城计》是智谋心机。不同的角度,不同的故事,不同的场景,不同的启示。给孩子以立体的艺术欣赏和审美愉悦。

所以我说,这四本绘本一定会受孩子欢迎。

在巴老身边工作那段时间,随巴老到浦东参观那次让我至今难以忘怀。

1990年3月,开发、开放浦东被提升为国家级战略高度。从那时起,友人看望巴老谈及浦东的话题就多了起来,有的还鼓动他去看看。连杭州的货源也与他介绍起浦东的观感来了。巴老知道我是土生土长的浦东人,幽了我一默:“你现在最时髦了。”

巴老在上海居住七十余年,何尝不想看看这座城市的新变化,他在东亚运动会期间,有一天晚上,坐车到淮海路和外滩观灯看景。过后,他对来访的贺绿汀说道,几年不出门,有些地方认不得了。

到了1994年初,巴老终于有了一次参观浦东开发、开放进程的机会。那

了信用社,换日常柴米油盐酱醋茶。

老银是不用多看的,一眼足够。朋友收走了村庄多少银饰?他屋里有二十个可放三十五英寸旧电视机的纸盒子,一件压一件的银器,用木浆卫生纸缠绕着的银饰,看一次掉一些银锈下来,他常常心疼得要剃我几根眼。

爱好一旦爱入骨髓,一定是有故事的。

银是一缕白月光。这是挂在他嘴上一句常用的话。

生命每个阶段的认识都在影响着一个人的最后决定。入骨般地喜欢银,喜欢到极致的人都有一顆脆弱得经不起弹拨的心。

爱好总会惊动仰慕风雅的人来,他不卖。

我说,对,守着爱好就是爱。

那些银饰,一堆乱七八糟的家什,浓烈的锈味从屋子里挤出来,看过的人大多说好,能审阅的人少,大多数人总归是显得迷茫和温吞,他却是爱得拔不出来。看银的次数多了,有时候整个环境迫使我也有陷进去的可能,我只说是可能,老的银饰早已成为藏家心尖尖上的疼,从不舍得分我半杯羹。

我常常戴着他的银镯子招摇几天,戴银的那几天里我便有几许柔美几许清丽显出来,尽量地让那些看见我的人知道我有见山显水的性情。

银揪住了我的心,拿最旧的首饰打动已经新的社会,因了银是呼应月光的物件儿。

桃花峪桥远眺
黄河中下游分界线

高 昌

悠然平水起横波，
囊挂秋声含笑过。
魂系古今连雪岭，
色凭深浅贯黄河。
中原景象十分好，
故国情怀一样多。
天上奔来沧海去，
世间风雨伴狂歌。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在我儿时的记忆里,始终有这样一个画面:湖荡密密的芦苇间,抑或是湖面上,野鸡野鸭成了群,结了队,它们一个接着一个,扑棱着双翅,伸直了双腿,纷纷从空中落下,划水而翔,在湖面上留下长长的浪痕,样子潇洒极了。

家乡多湖荡,野生鸟雀多借此繁衍生息。野鸡野鸭在家乡湖荡里也是极常见的。野鸡野鸭多,打野鸡野鸭的也多。湖荡地带,打野鸡野鸭的常来,不论白天,或是夜晚。先“嗷嗷”地吆喝几声,等野鸡野鸭飞起来时,才放枪。“砰——”“砰砰——”枪声响起,便会有野禽遭殃矣。

打野鸡野鸭的,最珍贵、最看重的,不是枪,不是船,不是猎犬,而是“媒鸭”。

这“媒鸭”是野生的,特灵。主人放出后,它便满湖荡地飞,寻到鸭群之后,便落下,暗中牵引鸭群向主人火力范围靠,或是“哑哑”叫唤几声,给主人报信。主人枪一响,刚刚飞起的“媒鸭”,须迅疾掉下,假死。否则,枪弹是不长眼睛的。这便是“媒鸭”的绝活了。自然,也有打野鸡野鸭的误杀了“媒鸭”,那就怪可惜啦。将一只羽毛未丰的野鸭,调驯成一只上好的“媒鸭”,花上三四年工夫,亦不一定满意。

打下的野鸡野鸭,便用羽毛串了鼻孔,拎到集市上卖。所谓物以稀为贵,这野鸡野鸭还真能卖出个好价钱的,比家鸡家鸭贵多矣。

野鸡野鸭皆为人间美味,做成菜品,其“格”远高于家养的鸡鸭。清代袁枚《随园食单》中记有“野鸡五法”,野鸭二法。其“野鸡五法”内容如下:“野鸡披胸肉,清酱郁过,以网油包放铁釜上烧之。作方片可,作卷子亦可。此一法也。切片加作料炒,一法也。取胸肉作丁,一法也。当鸡整煨,一法也。先用油灼,拆丝,加酒、秋油、醋,同芹菜冷拌,一法也。生片其肉,入火锅中,登时便吃,亦一法也。其弊在肉嫩则味不入,味入则肉又老。”

其对野鸭制作记有二法。一法为已经失传的“苏州包道台家”的制法,“野鸭切厚片,秋油郁过,用两片雪梨夹住炮炒之。”这里“秋油”实指酱油,“秋油郁过”,就是用酱油腌泡一下。“炮炒”与“爆炒”义同。袁才子随后交代说,此法“今失传矣”,他建议:“用蒸家鸭法蒸之,亦可。”

现将其所说“蒸家鸭法”抄录如下:“生肥鸭去骨,内用糯米一酒杯,火腿丁、大头菜丁、香蕈、笋丁、秋油、酒、小磨麻油、葱花,俱灌鸭肚内,外用鸡汤,放盘中,隔水蒸透。此真定魏太守家法也。”

另有“野鸭团”制作法:“细斩野鸭胸前肉,加猪油微纤,调揉成团,入鸡汤滚之。或用本鸭汤,亦佳。太兴孔亲家制之甚精。”

这两则野鸭制作之法,均强调用鸡汤。窃以为,不那么纯粹矣。若能用鸭汤,为何不用呢? 连袁才子在后一制法中,自己都说了:“或用本鸭汤,亦佳。”可见,鸭汤可用,且效果很好。否则,鸭肉滚在鸡汤里,虽无大碍,终究口感上会发生变化。还是用“本鸭汤”为佳。

民间烹饪这类野味,几乎都是配水咸菜红烧。当然,水咸菜最好选雪里蕻。这野鸡或野鸭烧雪里蕻,由于雪里蕻的加盟,烹制出的野鸡,或是野鸭,不仅肉香,且味鲜。那雪里蕻虽为配料,更占全了香、鲜、脆、嫩四字,多为食客们青睐。自然,野鸭与野鸡比,做出的菜,肉更精,味更香,品更高。集市上,野鸭价更贵。

如今,再难有野鸡或野鸭烧雪里蕻端上餐桌矣。倒不完全如汪曾祺先生所言:“现在我们那里的野鸭子很少了。前几年我回乡一次,偶有,卖得很贵。据说是因为县里对各乡水利作了全面综合治理,过去的水荡子、荒滩少了,野鸭子无处栖息。而且,野鸭子过去是吃收割后遗撒在田里的谷粒的,现在收割得很干净,颗粒归仓,野鸭子没有什么可吃的,不来了。”

我所了解到的,较汪老讲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情况,又有了变化。在“生态”一词被地方党委、政府摆上案头之后,多数的野生鸟雀有了“保护伞”。现在家乡一带,只要是湿地保护好的地方,野鸡野鸭均日见增加,且有蓬勃发展之势,只是从湿地保护,到野生动、植物保护,再美的野味,也不能享用矣。

湖荡精灵

刘香河

理员小吴把前轮翘起,好让巴老看得清楚些……

1996年元旦,巴老对来访的时任市长徐匡迪说起他那次浦东之行。徐市长听后说,上海这几年的变化和市民支持是分不开的,为改造城市建设,有近50万市民搬迁,这在其他国家根本办不到,给市民带来诸多不便。巴老听后感说:“希望市长把老百姓的事放在心上。”徐市长说,我们正在想办法,采取措施,为便利市民创造条件。巴老笑着连声说:“这就好,这就好!”

爷爷丰子恺与巴金的交往,请看明日本栏。

怀念巴老

责编:沈琦华

十日谈

爷爷丰子恺与巴金的交往,请看明日本栏。

怀念巴老

责编:沈琦华